第一章

一列满载旅客的列车，吐着浓烟，喘着粗气，徐徐驶出天津车站。绕过北郊，穿过芦台，发出两声撕裂长空的吼叫，像脱缰的野马,向东北方奔去。

这是 1960 年 5月 19 日。天气格外晴朗，灿烂的阳光撒向华北大地，广袤的原野被草木庄田覆盖得郁郁葱葱。贪婪地吸吮大地乳汁的禾苗，茁壮生长着。列车呼啸着从辛勤劳作的农民身边飞驰而过时,他们都要抬起头,直起腰,友好地望去,有的甚至目送列车，直到从他们视野里消失。

这是一趟军用专列。乘客是奉命从全国海陆空三军调集的一批军人。有来自军校的学员、有来自基层部队的战士。这支身着绿蓝白三色军装的队伍，把车厢里点缀得色彩分明，犹如大地、蓝天和白云。

他们谁都不知道将被列车送到何处去。不过，这并不妨碍他们心中的喜悦。国家的需要，部队的期待，是他们这次前往的伟大抱负。背负的重任，给他们注入了奋发前进的无穷力量。

坐在 6号车厢 31 号座位上的一位战士，领端上缀着下士军衔，身穿合体的绿军装，理着平头，嘴角上带着天生的微笑。他是来自北京军区某舟桥部队的报务员穆兵。坐在他对面的是同部队战友杨水清和李士尚。

“你们领导是怎么谈的 ?”穆兵伏下身子,以手撑在膝盖上,目光炯炯地盯着二位战友悄声地问。

“大前天上午，指导员把我叫到连部，一位不认识的大尉军官跟我谈的话。”杨水清边说也把身子向前微微动了动又说“:先问了一下家庭情况，又问在部队的感受，最后征求意见说，愿不愿意去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学习,愿不愿意长期留在部队,为国防建设服务 ?'说完用肯定的目光望着穆兵。

“ 和我谈话的是一位矮个子的上尉军官。基本上也是水清说的那些意思。谈话后，营副教导员还对我说，小李，你这次调去学习，机会难得啊！去了要努力学习，学成了当工程师。欢迎你回来,建设咱们的现代化部队。'李士尚插话说。

“ 看来说法是一致的。团首长给我们送行时，团干部科沈参谋拍着我的肩膀说，“ 全团只调你们三个人去学习，真让人羡慕。毕业后就当工程师了,前途无量啊 去了要努力学习,为国争光。'穆兵眼睛里流露出喜悦。

三位战友低声地议论着。穆兵说：“ 看来这次调动的目的是明确的,任务就是去学习。”

究竟到哪里去学呢？谁都不知道。他们陷入了沉思之中。穆兵直起身子，把目光移向窗外，望着急速向后旋转跑动的大地万物,脑子里乱糟糟的,没有头绪。

从车窗射进来的阳光，随着车身的扭动，不断变换着位置，一会照在战士们身上，一会又落到过道上。有时被窗外树木挡得或隐或现，像是在和战士们捉迷藏。穆兵的注意力从窗外收回来，双臂交叉在胸前，向后靠了靠，微微地闭上眼睛，他想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会，可脑海里仍然静不下来，生活的往事，无序地一个一个地浮现在头脑中。

新兵连的三个月入伍训练尚未结束就接到班长的口头通知：“ 穆兵，领导上准备让你提前打靶，然后调你去接受无线电技术培训，将来到通讯连工作。请你作好精神准备。 ”

1958 年劳动节前夕，穆兵随同新老战友共计 18 名,离开了杨柳青部队营房，来北京军区设在海港城市秦皇岛市的技术培训基地。接受期为十个月的无线电技术培训。

延伸宽阔的渤海湾，浩瀚的海水，一浪接一浪地向岸边涌来，

不知疲倦地拍打着海岸，像母亲对儿女，有着永远叙不完的亲情。站在岸边向东方眺望，蓝蓝的天空和绿绿的海水相交之处，呈现出一条略带弯曲的交线，它既像是漂动在水上，又像是镶在遥远的天边，使人感到它的神秘莫测。停泊在海边的艘艘巨轮，上面高高飘扬着鲜艳的旗帜，高大烟囱冒着缕缕白烟，好像在随时准备起航。码头工人们操着长颈鹿似的大吊车，往船上装运各类物资。大小船只于港内出出进进，川流不息。尖刻的和粗闷的鸣笛声和机械的隆隆声交织在一起，演奏出人们热火朝天的劳动交响曲，向人们赞颂着祖国建设的美好前景。在海湾的陆地一边，白色的沙滩后面是茂密的丛林，一片拱顶红漆铁皮屋和若干座水泥砖瓦结构的小平房，隐隐现现地散落在丛林深处。这里是二战期间美国盟军驻扎的营房，是中美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见证。

北京军区技术培训基地就设在这里。

这里不仅是无线电技术培训队，还有机械队、卫生队、有线通讯队和战术技术队等。

如今已过去一年多了，可那段紧张而愉快的学习生活，就像发生在昨天。那些熟悉的教员、学友，特别是艾振扬队长，那是一位教学上的严师，又是业余生活中的益友，他不但报务技术过硬，篮球也打得好，有多方面的爱好，节假日常常不回家，和战士们一起共度佳节，大大地消除了战士们的思乡念亲的烦恼。和穆兵同桌的伙伴小彭，他们是最好的朋友。学习、生活亲密无间，令人难忘。

记得那是一个周末。“穆兵，我们上小山去上玩玩吧！”小彭说:“好吧,咱们还是带着乐器去,到那再演奏它几曲!’穆兵应约说。

小山坐落在营房的西边，隔着铁路与市区相望，是战士们业余时间常来玩的好地方。穆兵和小彭，二人坐在小山顶上，呼吸着带有海腥味的空气，欣赏着西方天际慢慢消失的晚霞。夜幕终于降临了。灯如繁星的市区夜景，辉煌闪烁，喧闹非凡。从东北开来的夜行列车,大吼一声,穿城而过,向北京开去,后面留下轰轰隆隆的

响声，随着时间的流动慢慢地消失。

“你去过北京吗？”

“没去过。”

“你家离北京有多远？”

“听老人说去北京步行要走半个多月呢！”

“要能去北京看看该有多好啊！”

“是呀，到北京不容易。听说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能去北京。五一劳动节毛主席还在天安门接见他们呢！”

穆兵把自己知道的情况说完后又说：“小彭，我看你将来能去北京，也能见到毛主席。”快别逗了，咱一不是战斗英雄，二不是劳动模范。”小彭自愧地说：“我看你行，这次不就因为你学习努力，成绩优秀，队里给了你嘉奖吗！以后再创优异成绩，立个大功，不就是英雄了吗？”穆兵笑着说。

“得了吧，别拿我开玩笑，再说这次受奖还不是多亏你平时的帮助吗。”小彭真诚地说。

“不对，咱们那叫互相帮助。好啦，别光想美事了，还是照照镜子，好好看看自己这半斤八两吧。”

“不过，眼下的训练任务倒是实实在的事，好坏就看我们自己啦。”二人很有信心地会意一笑。

“来吧，先奏什么曲子？”小彭问。

“那还用说，保留节目——社员都是向阳花。”小彭拿起横笛，穆兵架起二胡，和了和音后，小彭说了声一——二，两人开始了笛胡合奏。演技一点不高明，但节奏倒是明快的。一曲“社员都是向阳花”的粗糙乐声，带着二位战士的欢乐心情，在小山的上空回旋荡漾，给这座北国港城的人们送去了一支稚嫩的乐章。穆兵回忆了这个愉快的晚上，心里甜甜地笑了。

技术训练的主课是练习收抄电报和发送电报。在一排排课桌上安装着发报的电键和耳机。耳机供学员自我监听，电键，实际就是一个不断接通断开的开关。发电报，就是按着特定规律，不断地

重复着接通断开的动作发报的功夫全在手腕和手指的协调动作上。电键和一般开关的区别之处在于，它是以报务员的手控制电键接通和断开的时间长短，让电流在振荡器上发出不同时值的声音来。像电影《永不消失的电波》里演的那样，发出滴滴嗒嗒的声音来。不同的信息，用不同的时值数码向外发送着。收抄电报也类似。都是以不同时值来抄录下不同的数码。数码经过翻译，就成了某种有意义的信息。

穆兵正在头扣耳机，手握电键潜心地练习发报。他心里想我再快点发，把速度提高一点，看怎么样。于是他加快了手腕手指颤抖的频率，耳机里发出了比前面快许多的声音。发着发着，就听耳机里传来了坚毅的长音。噢，这是教员让我慢发。

原来，桌上的每个电键都与前面教员的控制箱相连接，教员可以随时监听任何一个学员的发报情况，以便及时作些辅导和纠正。

训练报务员，仍然是收抄报和发送报，并且在速度上有规定的基本要求。培养一个合格的报务员，他必须在收发报上达到每分钟在二百五十个数码以上，抄收要清楚，发报要流畅。由此可见，报务员是手脑并用，高度集中的劳动者。

穆兵听到老师慢发的指令后，立马把发报速度降了下来。给老师发出了一个回答“明白。”

发报的握键方式分为指点发和指脆发二种。不管哪种发法，但力量的来源都是由腕力传给手指，不允许单纯指力。训练步骤是先发点，后发划，先慢，逐渐加快。是一个耐心耐性艰苦的练习过程，发报训练，它严格地检验着每个人的神经运动能力。一旦出现了不符规定的发报现象，纠正起来很难。错误的习惯动作，纠正回来比初次训练还难得多，甚至有的凭你再努力，也永远改正不过来，最严重者，让你一个数码也发不出来。在发报这个行业上可是常有出废品的事情发生。报务员的手腕是很娇贵的。对手腕有大振动的活不能干，会影响发报。甚至男战士夜梦遗精了，第二天你都不要发报，否则要坏你的手腕，使你发不出报来。听起来好像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点太玄乎,但事实确实是这样。

由于训练刻苦，到毕业时，穆兵以优异成绩获得优秀学员称号，受到嘉奖。

“小李子,喜报往哪里寄呀!”

正在宿舍内拿出刚发的立功奖状，边看边想往家里寄的穆兵，听见了艾队长的发问,抬头看着艾队长说:“队长,是你呀!”

“我准备寄给父母。”

“还有呢?”

艾队长的这一追问，使穆兵楞了一会，可刹时他就明白了，于是,脸刷地一下红了,但嘴里却说:“没有啦。”算了,别瞒我了,看你的脸都红了,还说没有啦。”对,应该把这个好消息好告诉她!”

艾队长真是个有心人。说来这已是几个月前的事了。一天穆兵收到同学华蕊的来信，跑到院里打开信封，抽出信纸正要看信时,恰巧被艾队长碰见了:“谁来的信呀?”艾队长是个爱逗青年士兵的好军官:“是同学来的。”哪知信里夹着一张照片,正在从穆兵拿着的信纸里滑了出来。“哈！还有照片呢！”，滑落下来的照片，被艾队长一个箭步给接住了，他拿起看了看说：“好漂亮的姑娘啊!”他一边夸一边将照片递给穆兵。并问:“叫什么名字?不单是同学关系吧!”他自作判断的发挥,让穆兵好难回答:“我们是同学关系！”穆兵口中强调地回答着队长，可他心里也被队长问的一颤，偷偷藏于内心的喜悦，到底没有骗过队长的敏锐眼光。穆兵从队长手里接过照片刚要看;“好啦,不打扰你了,快看信吧。”被队长这样一干扰,穆兵有些不好意思地说:“队长,你……”未等穆兵说出“走好”二字,队长已大步跨进了士兵宿舍的门。这时,穆兵才静下来，认真地端详着手中的照片，一副清秀而熟悉的面孔，头上两个小蝴蝶结像要飞起来一样，他望着望着心里甜丝丝地偷偷喊了一声;“我的好妹妹!”

“穆兵,我亲爱的哥哥(请原谅我这样冒失地称呼你)全班同学都读了你的来信，许多男同学非常羡慕你，他们说当兵真棒，咱们

班……

信写得直率又含蓄，主要告诉了学习和劳动情况。但字里行间浸透着她那真挚的友谊。有依赖，有祝福，也有发自内心的期盼。穆兵内心感到一种幸福,无比的振奋。

不知火车到了什么地方，速度放和很慢，越过叉道车身叽里咣当地直晃，好像是要进站了。不一会，火车终于停了下来。战士们坐得都有些疲乏了。穆兵和杨水清、李士尚都站起身来，伸伸懒腰,杨水清说“到什么地方啦？”穆兵说“不知道。”旁边的一位不知名的新战友说“到锦州啦！”

穆兵把头探出窗外，往前方看了看，见站台上悬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“锦州站”三个大字，是的,是锦州站。”

车门都是不开的，战士们不能到站台上去散步，只好乱轰轰地站在车厢内。只有前面靠近站台中间的一节车厢的门开了，那里有许多军人在往车厢里搬运着一只只沉沉的大竹筐。不一会儿，又听火车一声长鸣徐徐地启动了。

火车的一停一走，把战士们的沉闷情绪给挑活起来，都感到肚子有些饿了。午餐正是刚从锦州上的大馒头。带队的军官们，组织各车厢开饭。每人发二个大馒头、一个干豆腐卷、一块大咸菜。满车厢的战士们，开始嘁嘁喳喳地就着咸菜，喝着自带军用水壶里的水，大口大口地吃起了饭。军官们还高声宣布：“这里还有馒头，有要的自己来取！”虽然战士们都有水喝，可列车上的服务员还是提着大大的铁皮茶壶，忙着给大家倒水。

穆兵和他的两个战友，把馒头放到小台桌的干净手帕上，手里各拿着一个馒头，一口馒头一口咸菜地吃着。

“同志,请喝杯热水吧！”说话的是一位身着蓝制服,梳着一头乌黑短发的姑娘，她含着轻轻的微笑，注视着战士们。

“谢谢,我们都有水。”战士们回答着。只有杨水清同志平常就爱喝口热水。他顺手从挂包里取出军用搪瓷缸，向前来送水的姑

娘递去。姑娘为防止不慎热水烫着乘客，从杨水清手里接过搪瓷缸，熟练地倒满大半缸热水递回给杨水清。

“谢谢。”杨水清说。

“别客气。”姑娘回答细声细气。

“馒头、咸菜，就凉水，战士们很快地吃完了午饭。只有杨水清等少数人还在吃。杨水清不紧不慢地品尝着。他把热水杯子递给李士尚说：“你喝口热水，品味品味，就和凉水不一样。”

李士尚接过来喝了一口，在嘴里品味一会，笑笑说：“是不一样，嘴里甜的感觉更浓些。这大概是残留在嘴里的馒头渣糖化的缘故吧。”旁边的穆兵笑了笑说：“小杨，你可真会享受啊！”三人都笑了。

饭后，车厢两头的厕所，着实忙了一阵。战士们午睡习惯的生物钟，催促着他们，全车厢很快进入了酣睡的梦乡。穆兵把帽沿往下拉了拉，双手一插，放到了怀下，入伍离家时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眼前。

“去吧，部队里锻炼人，处处严格要求自己，要当个好兵。”这是父亲的临别瞩咐。父亲是三年前刚从部人转业下来的。在父亲的身上充满着军人的气质。办事认真，对人豪爽直率。在部队的十几年里，由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，到转业时能写会算，由士兵当上了班长，又当上事务长，这是个很了不起的进步。穆兵心想：要向父亲那样当一个好兵。”

“把这张烙饼都吃了吧，妈今天烙的饼多放好些油，挺脆的。”这是入伍时妈妈的声音。可当时说什么也吃不下妈妈烙的那张香饼。记得只咬了两口就放下了。此时妈妈对儿子有点放心不了。妈妈对儿女们，从来都又疼爱又严厉，既放手又教育。自父亲参军后，妈妈一个人里里外外，家里地里辛勤地操劳，硬是把五个孩子拉扯成人。记得有一年闹灾荒一般有劳力的人家都无米下锅，又何况一个带五个孩子的女人，哪有粮食给孩子们吃呢？农村出现

了卖儿卖女的事情。眼巴巴地守着家，一点吃的没有。有好心人劝妈妈说“实在不行,把最小的孩子卖了吧,好让孩子们都能保住命。”可妈妈硬是咬紧牙关,把穆兵和三个弟弟留在家里,带着姐姐满山遍野地找野菜，树皮树叶，用白水煮菜熬汤维系着一家人活命。即使这样，妈妈也不把难处说给在前方打敌人的丈夫。妈妈是个意志坚强的人，她很重视儿女读书求学，明明看着长大了的孩子可以帮她家里地里干活了，可她硬是自己一个人干，让孩子们都去上学，尽管孩子们上学是断断续续的，但都很努力，总算把小学都念下来了。在全村里，是让孩子受教育最好的家庭。

其实，穆兵他们原本是姐弟六人。在他之后还有一个弟弟，乳名叫“三哥儿”。这个“三哥儿”生来活泼可爱,在父母只能提供的粗茶淡饭，甚至常常断炊的困境中，竟然长得白白胖胖，全家人非常爱他。就在他五岁那年的初冬，不幸得了嗓蛾病，大概就是现在叫的扁桃体炎，病得很重，高烧连续几天不退，在无医少药的农村里,能想的土法治疗全用过,都无济于事,母亲一急之下,只有烧香拜神，保佑孩子病好。可弟弟的病不但不见好，反而越来越重，嗓子被肿块堵塞，不能吃东西，连母亲的奶水一进口，都要喷出来。连续的高烧和不能进食，弟弟已经昏迷不醒，双眼紧闭，鼻翼急速地煽动，嘴唇发紫。父母及全家人眼巴巴地看着可怜的“三哥儿”，束手无策，心急如焚。重病的弟弟不醒人事，母亲面对抱在怀里的病儿子,整个是泪水洗面,一声声悲切地呼唤“三三(这是母亲对他的爱称),你可不能离开妈妈呀!你听见妈妈叫你了吗?”前几天前有时在昏迷状态，但只要母亲一喊“三三”，弟弟总是有些反应，用动动身子或抬抬小手回应着妈妈的呼唤，可是现在，不管母亲怎样呼唤“三三,三三”,弟弟再没有任何反应了。弟弟的死,全家人无比悲痛，特别是母亲连续几天不吃不睡，像发疯似地寻找她的小“三三”。父亲只好忍着悲痛,放下家中一切活计,陪着母亲,怕她发生意外。穆兵在怀念“三哥儿”弟弟之中，内心里更多了一分内疚的痛苦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还是在“三哥儿”弟弟病前二个多月的事。那时农村已收割完毕，谷入仓，草上垛的农闲季节。今年是本村十年一度的开坡节。所谓开坡节，是把平常封山保林的那面坡解封开材，允许本村人到解封的山上去任选柴草树木，自由采伐，运回家搭棚盖房。开坡节在农村不亚于过大年。不但是大人们筹划建家的好机会，也是小孩子们随大人上山游玩，追兔捕鸟最开心的一天。

这一天，穆兵的父亲等全家大人，全力以赴地上山开坡去了。别家的小孩只要能跑动，能干点活的七八岁以上的孩子都已随大人上山去了，而穆兵被留在家里帮助姐姐照看着弟弟们，姐姐已经带着最小的弟弟到别家玩去了。家中只有穆兵同五岁的“三哥儿”弟弟一起玩，农村人凡于农闲季节都改吃二顿饭。快到中午了，穆兵和“三哥儿”弟弟肚子都饿了。他们学着大人，把几个土豆放到了炕上的一个火盆里，用草木火堆埋好。这叫火盆里烧土豆。

此时穆兵只有八岁，虽说他已有给地主家放了二年羊，可他毕竟还是个孩子。中午时分，从山上归来的人们闹闹轰轰满街响，穆兵原本极不情愿留在家里，被外面的热闹所吸引，满身躁动，心早跑到山上去了。待土豆快烧熟的时候，穆兵已经按捺不住，于是一念之下,当着‘三哥儿’弟弟的面,先从火盆里扒出二个接近烧熟了的土豆，对望着这两个土豆的弟弟的那双水灵灵的眼睛说：“三三，这两个哥先拿走,火盆里还有,等会你自己刨,自己吃吧。’说完不等弟弟有任何表示，拿上二个土豆跳下地，扔下弟弟一个人直奔山上去了。

如今“三哥儿”弟弟已经过早夭折。想到哥俩烧土豆的事，穆兵像针扎一样难受，恨自己不该把弟弟一个人抛在家里。他那只有五岁的胖胖的小手会从火盆里把土豆刨出来吗？要被火烧着可怎么办？当时完全没有为弟弟着想，只想着自己到山上玩，真是自私透顶,真是对不起死去的‘三哥儿’弟弟,这种愧疚,在‘三哥儿”弟弟面前永远没有忏悔的机会了。

穆兵带着对父母的敬意,带着对‘三哥儿’弟弟的内疚,迷迷糊糊地人睡了。

湛蓝的天空，飘着片片白云，石碴洼和大洼红墩这两座山，在蓝天白云之下，像两位历史老人，静静地坐在那里，雄伟的燕山长城从它们那古老的脊背上爬过，它们稳稳地坐在那里，守护着住在这山凹里一代又一代的人们，向他们讲述着过去。穆兵在梦里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老牛沟。

说起老牛沟的来历还真有一个传奇的故事。

很久很久以前，这里是荒山野岭，杳无人烟。据说历史上的一次大灾荒，把山西大槐树底下的人们逼移到这里来的。他们到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落了脚，垦荒种田，守山纺织，一代又一代地繁衍下来。

记得爷爷曾经给讲过一个从他的爷爷的爷爷那里听来的传说故事。村里牛倌上山放牛，在山坡上点数，常常是多出一头牛来，等把牛赶到村里一楼，又不多了，此种怪事不止一次发生。不知哪一天，有一位飘渺似仙的老者来到这山村，他望望坐落在西南方那雄伟壮观的石碴山,眼睛顿时一亮,惊奇地说“:此山乃宝山也!”人们听后不解其意地问“:此话怎讲?”老者闭目捋须道“:山洼崖深有老牛,年年拉磨金水流,若问金水金不金,待到洁身女儿生,单等西方流星过,黄瓜双把开石门。”说罢飘然而去。从此,这里的人们百般琢磨老者的话，有名士略解其意，便叫人们绘纷播种黄瓜。人们年复一年，一代接一代地种啊种啊，老不见有双黄瓜把出生。单说有一年，村里一对年过半百的王姓夫妇，突然妇人身怀有孕，不期生下一女，起名洁洁，夫妻百般疼爱。到洁洁 13 岁那年,不幸二老夫妇染病身亡，留下孤苦的女儿，仍以种瓜度日。姑娘长到 16 岁那年，在她种的黄瓜地里，出现了一株开双花的黄瓜，全村人都为姑娘惊叹与高兴。邻居有一小伙子,名叫来生,对洁洁姑娘早有倾慕,而今更是亲近,双方相恋。恰在这年秋一日村西方有一大串流星从天飞过，十分光茫耀眼。人们惊称当年老者之言的神妙。夏

过秋至，在村人的拥戴下，洁洁姑娘由来生的陪同，拿着老熟的双黄瓜把,和全村人一起来到石碴山下,偌大山崖,万丈高耸,何处有石门，难住了人们。洁洁姑娘和来生二人爬上山崖，一处处，一步步地寻找，始终不见有门。正在众人为难之际，还是洁洁姑娘眼力好，她看见一处有二个小小的深深的石洞，洞口大小正好和手中双黄瓜把相同。这大概就是开石门的地方，人们一时间神情紧张，好奇至极，众口同声喊开门开门。当洁洁姑娘的手中双黄瓜把往洞中一插，只听山崖一声巨响，山崖上裂开一个黑洞，一股强劲冷风嗖地一下把身在洞口的洁洁姑娘和来生吸进了山洞。二人只觉耳边风声嗖嗖，待风停人落地后，他们睁开双眼，眼前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厅。厅堂正中有一英俊少年，赶着套在一个大石磨上的老牛正在磨豆，来生见状上前抓起一把豆子正要看时，猛听嘎蹦一声巨响，石门应声就要关上，来生不顾姑娘，首先一个人闪电般冲出石门。石门闭上了，洁洁姑娘被关在里面了，山崖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过生，这一切发生在刹那间，当场被惊呆了的人们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时，发生的一切全结束了，只有来生摔在地上，昏迷不醒，一手紧攒不放。人们想救洁洁，已是束手无策,只好怀着惊怒悲切的心情,把来生抬回村,好生照料,喂汤灌药,三天后来生苏醒过来,口中喊着洁洁,徐徐睁开了眼睛,摊开拳头，手心里露出了黄澄澄的金颗豆，人们诧异万分。从此，人们就认定这石碴山不但是宝山，还是一座神山。此后不久，人们仿佛听见石碴山上鼓乐齐鸣，说那是洁洁姑娘和那英俊后生成亲了，要求后人不要去打扰山里的洁洁姑娘和她的幸福生活，保护好此山上的一草一木。

后来人们根据来生在洞里的所见情景，把洞里老牛头所对方向的村叫做‘ 前老牛沟 ”,把牛尾对着方向的村叫做‘ 后老牛沟 ”。斗转星移,光阴荏苒,不知从哪个朝代起,人们把后老牛沟的‘ 后 ”字去掉，现在人们只叫老牛沟，已无人再关心那个后字了。

火车在行进中猛烈震动了一下，把酣睡中的战士们摇醒，穆兵睁开眼睛，看看周围的战友们，原来什么事也没发生，揉了揉眼睛，站起身来，伸个懒腰，活动活动有些发麻的腿脚，往车箱里四下看看，战友们还都静静地闭上了眼睛，只有放在行李架上的背包带，随着火车的摇摆来回晃动。

穆兵坐下来后回味着刚才梦里重复的传说故事，故事真地又把他带回了家乡。

家乡善良的父老乡亲们，在革命斗争中，无私地奉献出她们的优秀儿女。现在的老牛沟，已是包括柳林子、大洼和赶集道三个自然村的大村了,总共有 80 多户人家,500 多口人。从抗战开始，先后有几十人参加革命,有为国捐躯的姜德志、郝举、王世清,还有为国受伤致残的李红、王世珍、杨永等。先后复员转业的有二十九名。在解放前，投奔革命上前线的总人数为 43 人,占本村总人口的 8% 左右，可算是革命老区了。自己家乡作出的奉献使穆兵感到无比自豪和光荣。接好前辈们的革命传统，当一个为祖为为人民有用的好兵,责无旁贷,义不容辞。

这次工作的突然调动，如此神神秘秘，看来暂时无法告诉父母,当然还有‘ 她 ”,穆兵想到这,不由地抬起手摸了摸上衣兜,因为小皮夹里藏着她的玉照，俊俏的面庞，齐脖的秀发，特别她那迷人的笑声，又爽又甜。

那天很冷，夜间寒气凝结的白霜铺满了山城小镇，人们还未睡醒的时候，县政府门前广场上已站满了人，三人一堆，俩人一伙地围住送别新兵，千叮咛，万嘱咐，好像有说不完的贴心话。在东北角上有一伙最多的人，那是校长、老师及住校的全体师生员工。“ 祝贺你们三人光荣应征。一人参军，全家光荣。咱们还应加上三人参军,全校光荣,希望你们到了部队好好服役,保家卫国,多立大功,早传捷报回来 !’这是班级送别时班主任王老师的赠言,同学们围住穆兵，你一言，他一语地说着分别的话。穆兵在与同学们的谈

话之中，心里惦着她。华蕊没有像别的同学那样争先恐后地往人堆里挤,而是站在外围,神情忧郁地望着穆兵,心里有话要说,可又不知说什么。穆兵把眼神投给她时，她的回应只是深情地摇摇头，双方报以微笑，算是千言万语的交流。

太阳从东山上爬起来了，山城也泛起了早晨的喧闹，前来观看送行的人越来越多，武装部门口的几位军官们在商量着什么，十多辆军用卡车，整整齐齐地排在那里，发动机的马达发出了吐吐吐吐的旋转声。在喧闹中,就听一声哨响,接着有军官喊:"新兵集合。"穆兵听到哨声，急忙告别了老师和同学，连临别握手都没来得及就跑到集合地。几声军令过后，队伍集合成长长的四大排。"请大家注意啦,现在开始按顺序上车,每车上 24 人。"当第四辆车轮到穆兵他们队，他随同队友往前走，跳过浅沟正要上车时，就听一声细气心急的喊声:"穆兵!"一看是她,手里拿着一个纸包,满脸绯红地追上前来说:"给!"穆兵没来得及说话,接过她递过来的纸包,扭身爬上了车，站在车后，把纸包贴到心口上，对着她敬了一个刚学会的军礼。

他和她，就这样分别了。他们都是学生，无重物相赠。当一辆辆载满新入伍战士的军车开出小城南门洞时，穆兵的心里一阵阵惜别的酸楚,暗暗地说 华蕊,我会你给来信的。

塞北山城的冬天受着，北风凛冽刺人，随着夜幕的降临，人们停止了户外活动，坐在热炕头上享受着亲情和温暖。此时，县中学的大院里，一排排灰色砖瓦大教室的玻璃窗透出煤油灯柔和的光亮，伸出户外的铁皮炉筒里冒着缕缕青烟，教室内炉火正旺，温暖宜人。同学们正在上晚自习。当！当！当！校工王全友老师傅于九点半钟准时敲响下课的钟声。安静的中学大院里即刻变得一片嘈杂沸腾，同学们纷纷整理学习用具，放入书桌里或书包内，争先恐后地向教室外跑去。

在高一班教室里，坐在靠窗第五排的 42 号女生华蕊,没有像别人那样匆忙，她合起几何课本，收好作业，把它们整齐地放回书

桌里。当她从桌上拿起那支闪耀着光亮的自来水笔时，心中激起一股热流，这是一支他曾用过的钢笔。她紧紧握着这支钢笔，白皙的面颊偷偷泛起一层红晕。她把钢笔在发热的脸上轻轻擦了擦，小心地放进棉上衣的兜内。双手拿起桌角上放着的蓝色围巾，抓住两头，轻轻地甩向脑后，围在脖子上，在胸面打了一个活结。她正转身要走,这时熄灭最后一盏油灯的二个值日生说:"华蕊,你怎么这么慢腾腾！"她没有回答什么，只是随便地说："咱们一起走吧。"此时中学大院已基本平静，只有少数值日生们陆续走出教室，几分钟后，这里进入了夜的寂静。

通向华蕊家的那条巷间小路，灯光暗淡，阵风吹来，挑着灯泡的小木杆，晃晃悠悠，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，催促着路上的行人们加快脚步。华蕊若有所思地在小路上走，右手插在棉衣兜内，紧紧地握着那支钢笔，想着心事。

夜，静得鸦雀无声。躺在被窝里的华蕊，辗转反侧，睡不着。今天下午穆兵的来信和拿回家的这支钢笔搅乱了她的心。好像她的影子一样的穆兵，老在脑子里晃来晃去。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学校图书室的门前，只有她和他两人相遇。"华蕊同学真对不起，昨天因我的钢笔坏了，就未经你的同意，私自借用了你书桌里的这支钢笔。请你原谅。"穆兵说着从书包里取出那支蓝色钢笔送到了她的面前。"好啊，原来是你拿了我的钢笔，害得我为这支钢笔连觉都没睡好。我还以为自己把笔丢到哪里去了，你说，该当何罪!"我认打认罚,先把钢笔还你。'见穆兵那个慌神的尴尬劲,华蕊扑哧一笑，用原谅和好笑的目光望着穆兵说："看你那样！算啦，暂且饶你,钢笔修好啦 ?"还没修好。"那你急着还我干什么,先用吧，我还有笔使。"不知因为是自己刚才的表现还是自己心里突然悟出了什么，华蕊觉得一阵热潮涌向脸庞。穆兵满怀感激地收回了伸在华蕊面前拿着那支钢笔的手，用狡黠的目光投向华蕊说："那太谢谢你了！"华蕊没说什么，只是用羞涩的目光瞟了穆兵一眼，转身迅速地登上了图书室的台阶，进了图书室。呆呆地站在那

里的穆兵看见连耳根都泛红的华蕊，一股甜甜的暖流从心里流过，他高兴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，连蹦带跳地向教室跑去。

自此以后，在穆兵和华蕊这对青年之间，发生了一股无法抗拒的吸引力。在教室里，他们经常有意无意地关注着对方的举动，有时四目相对，倾慕的神情一传一送，在课外活动时，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一起玩一起练。每天下了晚自习，他常常义务地陪着她回家，她也觉得需要他的陪伴,甚至在寒暑假里,探亲访友,也相邀同行。

今天下午，全班同学收到了穆兵的来信。本来信是在同学中从前向后顺序地传阅着，可当信传到前桌汤军手里，汤军把信看完后在她的眼前一晃，逗她一下，越过她递到了后座的同学手里，还诡秘地一笑说:"你最后看吧!"真讨厌,不看就不看。"华蕊表现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她知道汤军为什么戏弄她，可心里在骂可恨的穆兵:"人家给你连去两封信,都给退了回来。为什么不先给我写信，倒先给班里来信，这不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吗！"她还不知道穆兵的来信都说了些什么,更不知道信是从哪里来的:"该死的汤军!"当信到了华蕊的手里，已是课外活动时间了，从信里她才知道，穆兵已调到秦皇岛去了。她把"北京军区工程兵部无线电训练队"的地址抄到了笔记本上。把信又重新交到了班长徐进仙的手里。

华蕊收回越走越远的思绪,心里说:"我给你写信总可以吧!"

其实，穆兵不是不想给华蕊写信。因在杨柳青时他曾收到她的来信，说父亲要去沈阳她大哥家，到时她可能去住校。出于一种说不清的原由，穆兵怕直接给她写信收不到。不如给全班去封信，反正她也在班里，总会联系上的。穆兵坚信，她会回信的。

车窗外的景物的轮廓开始模糊起来，列车员清扫过一遍卫生后，也停止了活动，新老战友们也都精神委靡不振，车内灯光多数关掉，进入了夜间行车。

第二章

这是一个八字形的黄色四层楼房，凡新调来的人员都住在这里。

嘀嘀嗒嗒嘀嘀，一阵清脆的军号声，把战士们从酣睡中叫醒。军人不管到哪里，只要是营房，作息时间的执行都是以吹号为令。听见号声，穆兵敏捷地从被窝里爬起来，像比赛似地迅速穿起上衣，蹬上裤子，套上袜子，提上鞋，边走边将衬衣往裤腰里扎。冲出门去混进人群向楼下跑去。

早操是军人的例行活动。今天的早操别具一格。队伍没有班排之分，不分个大个小，海陆空全在一起，按先来后到站成了四排横队。穆兵站到了前排第四的位置上。战士们个个精神抖擞，每个人心里都绷着一股劲："到这里一定要比别人表现好！"

一位上尉海军军官，带领这支海陆军花色队伍，通过南半侧大楼向马路跑去。由西向东，折回来又向西，在两道门之间跑了两个来回，返回原地。院子里早有几名军官站在那里，见队伍回来，都振作军姿，严肃地观望着。

"立正！"带队干部把队伍整理好后，跑步向前，对着军官里最前面的一位上校举手敬礼，并说："报告首长，队伍整理完毕，请指示！"上校军官还礼后没有说话，径直走向队伍："同志们好！"队伍唰地一下立正："请稍息！"校官开始讲话："同志们，我代表院首长，欢迎同志们的到来。大家旅途辛苦了，你们属首批报到，今明两天还有陆续前来报到的。今天的任务是休息，消除疲劳，等人到齐后再开始统一行动……"

首长讲话后，带队军官又将作息时间重新通报给大家：早 7 点开饭，12 点进午餐，18 点进晚餐，21 点半就寝。最后又说，在院内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